



也趣藝術王瑞琪帶來羅展麟的作品。



加力畫廊杜昭賢與藝術家李小鏡，左方為葉子奇作品。



尊彩藝術中心推出「藝術無限地」主題展。圖為總經理陳菁璇與徐蕙蕙的作品。



月臨畫廊展出楊北辰雕塑作品。



大象藝術空間館舉辦了「方法之外」聯展，於台北藝博會、台中、花蓮三地同步展出。左為張羽，右二為大象藝術空間館總監鍾經新。



時代畫廊劉忠河（右）與劉旭鈞，展出多件草間彌生的作品。



秋刀魚藝術中心廖苑如展出林家弘的作品，在現場采泥藝術林清汝帶來李光裕的雕塑。



青雲畫廊李宜洲，後方為王仁傑的油畫。



安卓藝術李政勇（右）與藝術家陳江萍，後方為藝術家的新作。



大未來林舍畫廊，左起林岱隆、林岱蔚與趙芷姐。



麗品藝術彭昇陽帶來Candy Bird 倫敦ibid帶來Christopher Orr的作品。



## ART TAIPEI 2013 邁向一個國際？ 2013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觀察

文・攝影 | 雷曉盈

今年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簡稱ART TAIPEI）在11月8日～11日於台北世貿一館展開，延續去年的氣勢，此屆ART TAIPEI包攬了14個國家，148間畫廊，其中國內畫廊佔了70間，國外畫廊佔了78間，各接近一半的比例，為整個博覽會添加更多元的面向，此次更難得邀請到日本知名攝影師森山大道來台舉行作品的賞析會，展覽也規畫了一系列的講座活動，在跨入20週年這個重要的里程碑，一連串盛大的活動，足見ART TAIPEI欲作為亞洲博覽會龍頭的雄心。

### 人潮稍減，產值依舊驚人

為了打造20週年的氣勢，今年ART TAIPEI較具空間感的設計，使人在走動上較為舒適，但或許因為如此，使得原先的展場更為寬闊，隨之而來的是感覺人數顯得較為稀疏，特別在首日預展時，畫廊對於人數的減少有更明顯的感受。對此，一說是大會為了提高參觀品質，而對VIP人數的控管有較嚴密的把關，而這是否會影響到整體銷售？記者實地走訪後發現，儘管人潮未如過往壅塞，卻少而精，並且根據大會統計，預展當日

即創下了破億的產值，可見人潮與錢潮未必成正比，深具實力的藏家依然足以撐起ART TAIPEI。只是在篩選藏家後，留下的依然是同一批客源，許多展商反應，來的都是舊識，沒有新藏家，顯示在「開源」這方面ART TAIPEI仍未有所突破，而未來在面臨規模越趨壯大的博覽會型態，如何招攬更多的有效客源，將是相當重要且必須面臨的問題。

### 整體品質提升，各有斬獲

儘管人數未如過往，但普遍來說，整體作品上都有較為平均的品質，各個畫廊均帶來相當精彩的作品，國內畫廊如耿耿塵帶來楊茂林幾件小型的雕塑深受藏家喜愛；安卓藝術帶來謝鴻均的新作，晦暗的色澤，纏卷的線條，猶如夢境般的深邃，於首日就被下訂；麗品藝術帶來Candy Bird的塗鴉作品，同樣於預展就順利出售；秋刀魚藝術中心帶來林家弘的雕塑新作，有別於過往，呈現較為粉嫩的色彩，也獲得不錯的成績。大未來林舍畫廊帶來西班牙藝術家José María Cano的蠟雕作品，猶如版畫的質感，相當特別；誠品畫廊帶來謝素梅的作品〈源起〉，石雕上吐出黑色墨汁，象徵著語言與文字間的一體兩面，也順利出售。德鴻畫廊則帶來年輕的塗鴉藝術家Bounce，深受藏家喜愛，博覽會期間，Bounce也於現場進行實地的創作，以炙熱的紅色為基礎，結合了其塗鴉創作中「突發」與「瞬間」的元素，吸引眾多人的目光。

國外畫廊方面，來自巴黎的貝浩登，帶來年輕的日本藝術家高野綾，鮮豔色彩的卡通風格也廣受喜愛，北京麥勒畫廊帶來艾未未的《Porcelain Cube》，考究景德鎮的瓷器製作，造型相當特殊。還有來自馬卡蒂的Silverlens帶來女藝術家Wawi NAVARROZA的攝影作品，Wawi NAVARROZA喬裝成自己的偶像Frida Kahlo，神情



Identity Gallery 帶來盧樂謙的作品〈痕跡〉。



麥勒畫廊展出中國藝術家艾未未的新作《青花瓷立方体》。



新人特區Aki Kondo與其巨幅作品。



耿畫廊桂耿英（左）與藝術家蔡孟鴻。



艾米李畫廊李穎帶來李繼開的作品。



新加坡復興藝術館鄭巧云（左）與藏家合影，後方為已售出的陳文希17幅靜物畫。



科元藝術中心展位。



谷公館谷浩宇帶來韋嘉的畫作。



沁德居藝術展位。



國泰藝術中心展位，現場展出董小蕙的作品，深受藏家喜愛。



鄧鴻畫廊陳世彬（左）與藝術家Bounce，展會期間Bounce也在現場進行塗鴉創作。



宋卡藝術中心負責人顏富元（右）與藝術家洪凌。



MOT/ART帶來周春芽與Jaime Hayon合作的「Alive and Kicking」計畫。

舉止逼真。首次參加的倫敦ibid帶來Christopher Orr與Oliver RICHON等作品，尺幅雖小，但意韻深厚，首次參展也獲得佳績。

大致上，所有的畫廊都有不少攫人目光的好作品，也都有不錯的銷售成績，許多畫廊更是連番換了好幾輪，但值得一提的是，大會規畫的公共藝術展區今年又再次因為放置走道遮擋住畫廊而引發抱怨，大會如果有心推動公共藝術，應該作更全面性的規畫，考量如何顧及畫廊的權益，以及公共藝術於會場中適切的位置，兼顧兩面性才是上策。

#### 媒材單一，驚喜不足

同樣規畫行之有年的新媒藝術展區，也有不少有趣的作品。香港畫廊 Identity Art Gallery 帶來盧樂謙的作品〈痕跡〉，以足球作為創作的媒介，聯繫了他與父親間的情感，作品最後以錄像與裝置呈現；首次參展的日本waitingroom是少數展示動力機械裝置的作品，其帶來的毛利悠子的作品，以日常生活器具製作的大型互動裝置，作品結構看似簡單，卻在動力裝置運動的起伏間，蘊含著複雜且深沉的文化矛盾，有驚人的銷售。waitingroom負責人芦川朋子提到：「剛進入展場時，走了一圈發現展品繪畫居多，發現自己好像是唯一帶這種動力機械作品的展商，原以為會是劣勢，沒想到有這樣令人驚訝的成績！」並且這些作品皆由台灣藏家購藏，由此可以發現，台灣藏家對於新媒體已經有更大接受度，雖說藝博會本就是以銷售為主軸的平台，但換個角度說，同樣也是增加藝術家與作品能見度的平台，較為可惜的是，展覽期間仍會看到許多熟悉或雷同的作品，相似度高，如果畫廊可以擴大視野，不為銷售而銷售，為自身的作品打造出好的口碑，藏家自會趨近，同時也能為ART TAIPEI提供更多元的面向。



塗鴉藝術家康果（Kongo）在未經大會允許的情況下，於現場隔板牆上的即興創作。

ART TAIPEI此次最吸睛的亮點莫過於開幕晚會時，來自法國的塗鴉藝術家康果（Kongo），在會場上即興來一段的牆面塗鴉創作，伴隨著晚會打鼓的音浪，引起眾人圍觀，有趣的是，這段即興插曲的是由於藝術家原先向大會申請在場內作畫，卻被拒絕，最後趁所有人聚集至晚會的「空檔」時，突襲會場的隔板牆，工作人員的「後知後覺」，意外促使了康果順利完成這個被時間壓縮下的刺激之作，藝術家的汗水與顏料融合為一，極具視覺張力的作品。這個事件一方面看出大會對於接受規則之外的即興創作包容力的欠缺，另一方面，現場工作人員對於這個突發行動「狀況外」的處理，也似乎有待檢討。

#### 新人特區受爭議

有別於以往藝術家不透過畫廊直接與藏家交涉的單打獨鬥，今年新人特區分別由八間畫廊推出代理的年輕藝術家，其中三個來自國外：菲律賓的The Drawing Room推出Miguel AQUILIZAN的作品，藝術家收集動物的天然皮脂，混合著人工物件，成為嶄新的裝飾品，也讓這些曾經死去過的動物宛如重生般，作品在預展首日就順利成交。日本的ShugoArts帶來Aki Kondo的巨幅畫作，藝術家曾在巴黎學習，使她的畫帶有鮮豔濃烈的色澤，以及狂野的氣勢，但藝術家的主題卻聚焦在自身的環境，使她的作品介於細緻與粗獷間，相當耐人尋味。香港的Osage Gallery帶來伍杓勁的〈音樂紡織機〉，模擬百年古董的紡織音響，相當新奇。國內的部分，東家畫廊帶來黃婉婷墨染作品，以大尺幅的方式呈現人物的姿態與表情，相當生動；尊彩藝術中心的蔡士弘，新作將過去類如機械複製般的描繪，表現得更為自然鬆散，但同樣以多數突顯少數的



香港季豐軒展出李二男作品。



誠品畫廊趙剛（右）與張海平。



Silverlens帶來藝術家Wawi NAVARROZA的作品。



waitingroom帶來毛利悠子的動力機械裝置作品。



貝浩登帶來高野綾的作品。  
©2013 Aya TAKANO/Kaikai Kiki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Courtesy Galerie Perrotin



泰部 · 美學堂展位。（攝影 | 孫曉彤）



菲律賓的The Drawing Room帶來Miguel AQUILIZAN的作品。

中心的議題，深受好評，銷售成績頗佳。

不過此次新人特區的安排，也引發了不少爭議，新人特區的目的在於藉由博覽會增加能見度，並且過去標榜著「台灣製造」（Made in Taiwan），此次卻順應著國際化的潮流，而悄然的被隱匿起來；也有不少人認為，此次新人特區的藝術家，有許多已經在各個展覽中有很大的程度的曝光，某種程度來說，似乎也不太「新」了，這些現象都是新人特區在邁入下一個階段時，值得思索的問題，畢竟，新人特區的規畫，並不只是一個被分類以看起來較能豐富博覽會多元性的一枚棋子，更重要的是，新人特區如何能夠成為促進藝文產業的基層力量，這才是它的重要作用。

#### 邁向真正的國際

綜觀此次的ART TAIPEI，不論從國外畫廊的略佔多數，以及作品的選件，都足以看出ART TAIPEI期許在這個充滿意義性的20周年，於國際上取得一席重要位置的企圖，大會為了塑造「國際化」的形象，幾乎無所不用其極的讓這些海外展商來參加，然而，是否所謂的國際僅僅是邀集這些國外畫廊展出？實際走訪後，不難發現許多國外畫廊相較於國內顯得冷清，而部分藏家也對於國外作品的認識不深，在台灣藏家普遍「慢熱」的生態裡，ART TAIPEI是否能作為一個引渡的媒介，聯繫國外的作品給國內的藏家，並將國內的作品推向世界？ART TAIPEI一再將「國際化」作為立足自身的口號，而每年我們也確實注意到ART TAIPEI逐步地朝此目標邁進，但對於真正的國際化，似乎還需要有更多的準備，廣攬國際畫廊與國際藏家只是一條單線，如何更有效的發揮博覽會交流的平台作用，那是ART TAIPEI邁向下一個國際更重要的任務。

# 如何把想像化為現實？ 關於ART TAIPEI的國際化

文 | 孫曉彤

歷經了20載的悠悠歲月，ART TAIPEI在迎來弱冠之年的同時，提出了「亞洲價值」這個不算太新、也不大會出錯的題目，作為今年大會的主題。身為亞洲地區歷史最悠久的藝術博覽會，ART TAIPEI在面對如中國、香港、新加坡、日本和韓國各自具有地方特色和強大國際資源的各個博覽會，確實是一個該好好思考自身處境和定位的關鍵時刻。

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裡，ART TAIPEI的基本調性偏重於在地的本土化傾向，簡單來說就是參展商、觀眾和消費者皆以台灣本地人為大宗，而主辦ART TAIPEI的中華民國畫廊協會，也是本着服務畫廊會員的宗旨，承辦如此一年一度的大型商展，在那個區域競爭相對少的古早年代，ART TAIPEI或許更像是一個每年固定舉辦的展演活動，畫廊同業觀摩交流、藏家資源相互流動，而觀眾也可以藉此一覽當時流行的藝術類型，藝術博覽會的目的和操作方式都相對單純而明確。然而，隨著資訊時代的來臨，本土老店傳統的經營模式顯然已經不敷需求，當藝術市場和收藏取向不再僅限於本土，而是以飛快的速度擴張到鄰近的中國、東北亞、東南亞、甚至是正在發生中的歐美區域時，「國際化」或「亞洲化」的整體視野成為某種觀看的顯學，擺盪在與國際「接軌」或「競爭」的矛盾心態下，迫使老牌的ART TAIPEI也不得不出做出調整——身為一個商業導向的展會，如果你的台灣客人都已經開始跑到國外的博覽會、拍賣場、甚至透過網路進行無遠弗屆地消費，那麼你留住顧客的優勢和賣點在哪？又或是你真不具備足夠的魅力，吸引境外的消費者遠道而來？

或許正是因為主事者有了如此的憂患意識，我們明顯地從最近的這幾屆的ART TAIPEI中看到所謂「國際化」或「亞洲化」的改變——來自國外的展商比例增加了、大會積極邀請來的國外藏家變多了，展商們也開始納入一些非台灣的藝術作品，整體氣氛彷彿真的逐漸邁向所謂國際化的方向前進。然而，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台灣是一個多元文化交流和融合非常迅速的地方，這當然這塊土地本身所具有的歷史和社會背景有絕對的關係，然而比起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以及亞洲其他鄰近的城市，

「國際化」其實不太稱得上是台北這個城市的主要特色之一；而從藝術市場的角度來看，人們會將香港視為藝術品拍賣的交易中心、將北京視為是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重鎮，提到東京會想到日本辨識極高的藝術風格和文化表現、論及上海會浮現十里洋場商業繁華的景象……而在論及台灣時，更多時候顯然被注目的是台灣收藏家對於特定類別藝術品的消費實力和品味，而台灣藏家對於新鮮事物和藝術類別的接受度也經常備受矚目。如果說收藏實力是台灣最普遍被公認的優勢，那麼遠道而來參與ART TAIPEI的國外展商們，最在乎的或許不是這個博覽會就竟有沒有國際化或本土化，也不太在乎到底主辦單位砸了多少重金邀請所謂的外國藏家專程前來，對展商們而言，最簡單、最硬、也最唯一的一個重點，就是到底在這裡做了多少生意？符不符合成本效益？

其實最簡單的觀測方式，就是注意一下哪些國外畫廊連續每年都來參展，畢竟有利可圖，誰都願意不遠而來。根據我的觀察，顯然某些作品訂價和風格一樣清新甜美的日本畫廊是真正在台北建立了顧客群，而之前幾年當台灣藏家熱衷關注的韓國當代藝術時，不少來參展的韓國畫廊至今則多不復見；以這次的展商結構看來，來自中國和香港等華人地區的境外展商還是為數較多的，可見ART TAIPEI的消費族群除了主力支持台灣本土的畫廊外，對於華人經營代理的藝術品接受度也頗高。值得一提的是，在展商行列裡，也有一些來自歐洲的展商，而根據某位不願具名的展商表示，主辦單位這次在展位費上提供了非常優渥的折扣，而這成為他選擇遠道而來參展的最大誘因。

參展商的「國際化」對於台灣的收藏家而言，不會提供更多消費的選擇，然而追根究底，這種名單上的「國際化」終究不等於博覽會本質或台灣藝術生態也有了等量齊觀的變化，而就我看來，台灣仍然具有非常強烈而堅固的本土特質，這是一種特色，而且可能不是一件壞事或缺點，而是有類智者如何運用這樣的特殊性格，創造出借力使力的優勢局面。否則，總是一廂情願地相信自己創造出來的假象，國際化永遠只會是一個口號，而自我價值也終將是遙不可及的想像。